

研究论文
Articles

华语语系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史书美
(SHIH Shu-mei)

摘要

本论文为华裔美国学者、华语语系研究 (Sinophone Studies) 的创始人史书美对华语语系的概念加以耙梳的经典论文。史经由对华语语系社群构成的三个历史过程——大陆殖民、定居殖民、一般移民——的描述, 提出“离散为历史”与“离散为价值”的分别, 解构国家与语言、族裔、文化等被简化为一对一的等值链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对“中国性”批判的历史意义, 以及华语语系文学为多语的、在地的、在特定历史情境的文化实践等的看法。

关键词: 华语语系、大陆殖民、定居殖民、离散、多语性、多元文化、在地实践

* 本文原刊于 *PMLA* (Publication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26:3 (May 2011), 709-718, 译文获作者授权刊登。本文译者为吴建亨。

史书美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亚美文学系与比较文学系合聘教授。
E-mail: Shih@humnet.ucla.edu

中国迅速崛起成超级强权，或许迫使我们当下重省目前关于帝国与后殖民性的论述，但早在18世纪中叶，满清征服“中国本土”北边与西边的大片疆域时，它便符合我们所赋予的帝国一词的现代意涵。¹ 这段历史因两个不被承认的执迷而常被忽略：对西方帝国的迷恋以至忽略其它帝国扩张的模式与盛行的中国被列强欺凌之论述。若我们的视野没有长期偏颇海洋（亦即西方）殖民扩张的模式，将西方视为知识劳动中最值得分析的对象，中国的崛起便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惊讶。若我们将中国今日的崛起与满族对内亚的侵略视为一种殖民事业的继承与强化，我们也不会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如此惊讶。当我们考量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的批判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所理解的后殖民理论，特别是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可能无用武之地，甚至有共谋之嫌，因为此立场容易沦为缺乏内省的民族主义，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另一面。虽然不可否认在满清帝国以降的中国在历史上有一段承载受难者经验的时期，但中国受西方帝国欺凌，几乎可称为受害学的受难情结论述有效地掩盖了自身缺乏内省的民族主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是继承或重新殖民满清所占领的大片领域，包括西藏、新疆（其字面意思“新的疆域”明显指示领土的扩张）、内蒙古与满州，将“中国本土”原本的领域扩张两倍以上。现在，当中国对早期西方帝国侵略以一种仿似后殖民的立场宣称对“领土完整性”的高度关切与批判时，此立场对被併吞领土的藏族、维吾尔族与蒙古族而言同时也是一种帝国的宣言。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更需要复苏一个既有但却长期被边缘化的批判传统，批判“中国性”（Chineseness）的霸权与同质性。² 以许多不同的边缘形式存在于中国境内与其外的作家与艺术家早已批评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性的霸权，视之为强加在身分上的殖民枷锁。此批判传统在中国境内遭受意识型态的箝制，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个传统在中国境外的命运更是悲惨：这个批判中国性的传统基本上被视而不见或不予重视。在美国，左派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浪漫情怀加上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机器因政治与经济考量需安抚中国，此两因素重重地打了批判中国中心主义传统一个巴掌：这个批判传统因为被忽略，进而沦为一个莫不相关的传统。

对于某些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所谓的非汉族，因此不够正统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中文——汉族的语言或汉语——是殖民强加上的语言，因此在少数民族之间，“中国人”通常只是护照上国籍一栏的称号，并不包含对文化、民族或语言的指涉。中国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工作者自其社群被纳入中国后便长期将自己定位在中国性的边缘。这些中国的内部殖民地，美其名被称为自治区，其疆界实际上被肆意划定，而自治也常常仅是名义上的自治。在地文化、语言与宗教信仰的消逝历历在目，从近来频繁的西藏与新疆的各种骚乱及抗争事件便可探知一二。位于中国西南部有些少数民族村落今日被定位成旅游村，当地居民穿着传统服饰敞开家门迎接好奇的游客。日常生活商品化的极致表现，莫过于商品化个人生活中具异域风情的食衣住行等面向，日常生活竟然可以成为维生的工具。

在东南亚、澳洲、台湾、美洲、欧洲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华语语系作家与艺术家，一直都有拒绝被收编入中国性的框架的传统。同时，他们所追寻的在地认同也通常与在地的强势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认同模式格格不入。从中国来的移民被加诸中国佬（Chinaman）、支那人（chino）与异教中国佬（heathen chinee）等歧视性称谓，使他们与其后代无法完全认同他们归化的土地。黄祸的种族主义论述在西半球对中国移民与其后代所加诸的歧视，也增加他们在认同上拥抱所谓的祖国的意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有效且持续地播撒“海外华侨”（overseas Chinese）此一具意识型态的身分认同，利用他们在异地遭受种族歧视与其他形式的歧视，将这些歧视有效转化成有利中国的远距民族主义，让海外华侨们能永远效忠中国。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使用的名称与法国政府对海外（*outrémer*）属地使用的名称几近相似并不令人意外：如同法国政府对其海外属地宣称其主权，中国亦视海外华侨为必须效忠母国的属臣。

华语语系研究关注位处民族国家地缘政治以及霸权生产边陲的华语语系文化，其焦点放置在中国的内部殖民与从中国移民至各地区后形成的华语语系社群。华语语系研究瓦解自民族国家兴起后语言、文化、民族与国籍之间形成的等价链，透过思考在地生产的独特华语语系文化文本，探索

中国与中國性、美国与美国性、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性、台湾与台湾性等边缘如万花筒般多变且具创造性地重叠交错。譬如，华语语系藏族文学与华语语系美国文学提供两个在文学领域以华语语系研究的范例。若华语语系研究对中国中心主义有尖锐的批判，它同时也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或其他任何中心主义，如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中心主义。简单来说，其批判模式是多向批评（multi-directional critique）。

近几年，学者们使用“Sinophone”一词时多指其外延意义之中文言说或中文书写。黄秀玲（Sau-ling Wong）使用该词来指涉以华文而非英文书写的华美文学（“Yellow”）；新清史学家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与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将使用中文为沟通语的穆斯林回族称做说汉语的穆斯林，藉此跟说土耳其语的维吾尔穆斯林做区分。虽然这些学者主要以外延意义使用该词，他们背后的目的是要以命名来釐清对比：黄秀玲强调华文书写的华美文学，揭露学界以英语语系定义美国文学的偏见并呈现出美国文学多语的面向；柯娇燕等人则强调中国的穆斯林民族中语言、历史与经验的分歧性。研究西藏文学的学者爬藤 ricia Schiaffini-Vedani 和 Laura Maconi 则指出藏族作家使用汉语，也就是“殖民者语言”时，书写的困境与身分认同和语言差异之间的纠葛。

本文以描述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化与境外殖民与移民文化的华语语系之外延意义为基础，³ 藉此剖析华语语系的概念，探讨其历史内容、语言的多样性与作为理论的潜力。

历史过程

华语语系社群的形成涉及三个相互关连的历史过程：大陆殖民、定居殖民与一般移民。

大陆殖民 (Continental Colonialism):

不同于现代欧洲帝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中国的殖民地位居内陆，属于作者所谓的“大陆殖民”。近 15 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对满清帝国

(1644-1911) 的历史与特性考察及分析时进行理论性耙梳，将其定义为一个内陆亚洲帝国，此史学观点被称为“新清史”。他们详尽研究清朝对北边与西边大片疆域的军事扩争与殖民统治，证实清朝约自 18 世纪中叶起即成为类似西方帝国的内陆亚洲帝国，此纵深的历史观点对我们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有重大的启示。⁴ 无法将清朝视为殖民帝国或将今日的中国视为清帝国接班人或执行者的原因是基于两种对历史的误读。

第一种误读源于缺乏批判性地接受中国政府宣导现代中国为受害者的民族主义史观。根据此观点，中国的历史自清朝以来不外是由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西方帝国侵略与中国在压迫下不断地追寻主权等事件所组成。清朝自 18 世纪后的疆域扩张则被贬至陈旧且不重要的历史篇章。现代历史因而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而非 18 世纪清朝对内陆亚洲大片疆域的侵略与殖民统治，手段包括军事镇压、经济统治、宗教同化、性别化的教育政策 (gendered pedagogy) 及对多元语言性与民族多元化的有效管理 (Waley-Cohen)。

清朝由满族而非汉族统治的事实，对于汉族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历史细节，让汉族得以在殖民侵略的这滩历史浑水中不弄脏自己的手。但是当汉族的中国历史学家以“领土完整”之名认取侵得的疆土时，他们则持汉化 (sinicization) 的论点来自我授权：满族人的高度汉化使他们几乎成为汉人，因此汉族主导的现代中国正是这些疆域的合法继承者。由于汉族只取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诠释（这些又都充斥着受难者的愤懑），持民族主义观点的中国的史学家便让满清的侵略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第二种误读与清朝扩张的地理有关。在世界上，现代帝国主要以欧洲海洋殖民为模型，而清朝扩张与欧洲海洋模式不同的是它主要发生在内陆疆域。由于“欧洲”特性意味着优越、理性与启蒙，这些伴随欧洲殖民事业散播的观点被认为不适用于非西方强权；因此满清扩张主义不能与殖民帝国的现代意义并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欧洲性与海洋巧妙结合的观点阐明此论点：“欧洲国家只有当它与海洋有连结时才是真正的欧洲”。欧洲海洋原则是欧洲统治的手段，然而对亚洲这块受陆地侷限的地区而言，

“海洋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Lecture 196)。海洋原则依循“流动、危机与毁灭”等特质满足了欧洲建立殖民地的趋力，也因而成为欧洲殖民主义的基础。由黑格尔看来，由于缺乏“超越自然生命之外”的“出口”，亚洲在此定义下无法建立殖民地或成为帝国 (Philosophy 247-249)。当然，中国在现代之前已经有一段航海史 (e.g. Levathes; So; Wang and Ng; Pomeranz and Topik)，但重点在于对殖民扩张的误解，以为殖民扩张必定朝向海洋发展，不能是大陆趋向的，导致中国帝国被归类到前现代或王朝式 (dynastic) 的帝国。满清帝国毫不遮掩地扩张大陆殖民，将“中国本土”原本的领域加乘两倍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于 1949 年) 更巩固了除外蒙古外加乘后的疆土。在民国时期 (1911-49)，西藏与新疆仅象征性地与中国连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殖民两地并完整的纳入中国管理。满清自觉为多语帝国，其官方语言为满州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有时甚至包括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开启了对西藏与新疆的语言殖民。西藏与新疆地区双语教育的压制引起近来的抗争，也突显激化后的语言殖民政策的效应。

认清中国帝国对疆域的重新巩固，可以让我们注视疆界内民族和语言的多元性。专注帝国内跨民族关系的新清史，因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民族转向。华语语系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处于民族和语言的交会点。蒙族、满族、藏族与许多其他中国境内的民族今日常使用超过一种语言。不论是自愿学习或外在强加，就他们能以汉语交谈和书写而言，这些少数民族即是华语语系社群的一份子。如在西南边界地区的固有少数民族 (the historical minorities) 也是多元语系社群，他们不同程度地抗拒或接受汉族同化。华语语系研究突显大陆帝国从满清到今日这段一脉相承的历史。

定居殖民 (Settler Colonialism):

从中国来的移民群在当地组成多数人口 (如台湾与新加坡) 或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口 (如马来西亚) 聚集成华语语系社群，这些地方在特定意义上可被视为定居殖民地。这些定居殖民地可约略地和英国人定居殖民北美、澳洲与纽西兰等殖民地相比拟。在这些地方的英国殖民者，虽然有些

可能是被迫离开英国，他们不应被视为是被迫离乡的离散主体，而应被视为以殖民者之姿统治当地原住民的定居殖民者。以离散理解他们的历史是对殖民暴力与文化屠杀的错置与否认。定居殖民是所谓离散的黑暗面。离散做为一段历史（民族的流散）或一种价值观（一种观看与在世存有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且相互矛盾的。当我们处理定居殖民问题时，两者必须被区分开来（Shih, "Theory"）。

重点是，“中国人的离散”（the Chinese diaspora）这一观念语框架在两种情况下同样也是一种形式的错置。首先，它掩饰现今的殖民状态。在台湾的南岛语系原住民从未经历过殖民主义的终结，他们已经在殖民主义下生存了几个世纪（17 世纪开始移民至台湾的汉族殖民者成了今日的台湾人或客家人，对他们的殖民者当然也包括荷兰人、日本人与 1940 年代后期第二波的汉族定居者等）。“中国人离散”的框架同时也掩饰过去中国人到东南亚定居殖民的情况。汉族中国人移民在欧洲殖民者抵达前在原住民的土地，设置接近政经独立的公司或共和国，后期被法国、荷兰和英国殖民者雇用从事包税商或种植园管理者的工作（早期的苦力的后代），在欧洲殖民时期，尤其在马来亚，创造出一个有阶层的中间人社会或笔者所谓的中间人定居殖民主义（middleman settler colonialism）。

再者，离散做为一种价值观隐含对祖国的忠诚与嚮往，在离散者与祖国之间形成一种约束性的必然关系。尽管在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表达在文化上（若非政治上）和中国的不同，离散的价值观念仍将分离数世纪后的这些离散汉族与所谓的“祖国”紧绑一起。此离散框架同时也延续“海外华侨”的范畴，这些海外华人被认为应该和中国性在狭义定义下的相互招唤，中国性因而成为可量化的概念，成为一个人是否够中国的准则（Wang Gungwu）。但事实上有高比例的台湾汉人，虽然身为定居殖民者，却无视中国对“领土完整”意识型态的鼓吹，不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形成中国大声喧嚷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但台湾战战兢兢地回绝中国收编的现象。汉族移民于 17 世纪开始迁移至马来亚群岛（地理上包含今日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到 19 世纪达到高峰，他们也不认同自己为华侨，反而认同自己为在地人。当地的华语语系作家与评论家在 20 世纪早期就已经发起数个

重要辩论与运动，抗拒中国性的呼唤与中国政府再汉化的压力。因此笔者主张离散是有时效性的，会过期的；我们不能在 300 年后仍声称自己为离散者，每个人都应该被赋予成为在地人的机会（*Visuality and "Against Diaspora"*）。

批判离散在定居殖民主义中做为价值观的第一层意义，在于强调原住民性，去突显那些想借离散主体之名鱼目混珠的定居殖民者。因为原住民语言多无书写系统，台湾的原住民华语语系文学在书写时通常表现声音而非书写上的冲突，作家们尝试透过主流书写系统表现原住民口语，借此表达他们反殖民的立场。批判离散在定居殖民主义中做为价值观的第二层意义，则是为了强调在地化，除了拒绝中国政府对世界各地华人的招唤，也反对后殖民国家有系统地否定少数民族在国家内的权利，华马人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的处境便是一例。中国招唤的压力结合当地国的排外心态，形成王灵智（Ling-chi Wang）在分析华美人时所称“双重宰制结构”（“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的经典案例。华语语系马来西亚作家在此双重宰制结构下写作已超过百年，经历“定居殖民者”，“华侨”，“中间人”，到“在地人”的转变。

移民 / 迁徙 [(Im)migration]:

华语语系少数民族社群大多集中在西半球国家，占当地人口的少数。汉族几世纪以来的迁徙（以苦力、劳工、学生或商人等的身分）在迁徙地形成一个被族裔化与种族化的少数社群，其多样性的华语与文化——主要为粤语与闽南语（包括潮洲与福建话等）——的维持与涵生，替中国境外华语语系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在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华语语系文化不是逐渐消迹便是蓬勃发展。在这些地方，早期移民在地化过程伴随着新移民的来到替华语语系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⁵ 尽管华人在东南亚有一段定居殖民的历史，他们在该地区脱离欧洲殖民主义后逐渐地被少数化。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与他们（自殖民时期累积）的经济力量不成正比。如同在西方世界的华人少数社群，他们经常被迫屈服于有国家机器为后盾的民族中心主义，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中心主义。

由于华语语系研究涉及移民 / 迁徙的命题, 可归属于世界少数民族研究或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 开创在一国境内或国家之间做少数民族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当我们比较华语语系美国文学与西班牙语语系美国文学、比较华语语系美国文学与华语语系法国或德国文学时, 我们会获得哪些启发呢? 本人曾为文指出, 这样的少数民族比较研究的观点聚焦在不同族群与地方的族裔化与少数化过程中的分歧与聚合, 强调水平轴上少数与少数之间的关系性, 而不只是多数与少数的二元差异性 (Lionnet and Shih)。

华语语系研究与少数民族研究的契合, 有助于强调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内非离散与具在地性质的华语语系文化, 是民族国家内多元文化与多语性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研究让我们意识到华语语系美国文化是美国文化一部分, 在美国使用的各种华语也是美国语言的一部分。他们也使我们了解华语语系文化, 即使以最强烈的乡愁模式表达对飘淼或真实的中国之依恋, 是以地方为本位 (place-based) 的在地产物。在华语语系美国文化中对中国的乡愁是因在美国的生存经验所产生的乡愁, 因此是在地的, 一种美国式的乡愁。

华语语系的多语性

华语语系文化的形成包含许多不同标记, 语言标记通常可作为其他隐含差异的缩影, 因此对汉语族语系语言的基本知识是必要的。20 世纪大部分国家回溯打造所谓的国语时很不幸地在国籍与语言间建立了一条等值链, 但事实上几乎所有世界上的国家都是多语系的。在中国不只有众多藏缅语族语言 (几乎 400 种, 在南亚与东南亚也被广泛使用), 也有被认为同属汉藏语系语言群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的汉语系, 其中包括至少八个主要语言与许多子群。国语推行运动使其中一种语言晋升为规范, 将其他语言贬至方言, 目的在于统合现代中国异质多音的语域。所谓的方言其实可被视为不同的语言 (Mair), 但触犯中国政府可能带来的政治余波迫使语言学家噤声, 更是避免影射藏缅语系与汉语系被归在同一个语言群下的不合理性, 怕以上的陈述被等同于拥护政治分离主义。但各种

汉语之间的不可互通性与拉丁语系和印欧语系语言间的不可互通性相较下常常更高，况且汉语系与藏缅语系之间的相似性尚未被有力的证实过。

当我们声称一个人中文讲的好，我们的意思通常是他或她的北京话讲的好，但许多不同汉语系语言在中国都被使用，更不用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使用有许多非汉语的语言。若我们声称所有其它汉语与非汉语语言不是中文，我们就认同了语言与国籍间一对一的对等关系，并将此对等链关系扩张至与民族的关系。在中国，人们替换性地使用普通话与汉语的现象并不令人意外，除了把汉族中心主义自然化之外，也暗含对其它语言与民族存在却无法实践语言自主权力的默认，而这种默认更露骨地揭示汉族/汉语中心主义。若“中国”只被当成国籍，而不是语言或族群的指称，我们便可以声称在中国境内所有被使用的语言均为中文（中国的语文），而揭露任何的标准化的过程都是霸权形成的过程这一事实。

“中文”这个字长期被误用，使语言等同国籍与民族，官方的单语政策漠视且抑制语言的异质性。相反地，华语语系的概念显现声音和书写上的多语性。19世纪到美国的移民主要使用的汉语是粤语，他们不称自己为中国人，而称自己为唐人；他们称自己的区域唐人街，而非中国城。他们是在种族化分配（racialized assignation）后才成为“中国人”，这个过程也同时把从中国来的其它种族和他们使用的语言或其他汉语同质化了。当美国这种族国家认为早期华人移民使用的语言为“中文”（Chinese）时，它没意识到所指涉的是粤语，非北京话。20世纪早期在旧金山的华语语系美国文学，如四十六字歌，是以粤语发音朗读与书写的。华语语系香港文学藉由创造新兴用语和文字，长期协商于粤语与北京话之间；主流华语语系台湾文学则是河洛语和北京话协商的场域，文字上也每有创新；华语语系马来西亚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在文本和电影对白里应用粤语、福建话、潮州话、北京话等不同元素的声音和文字。⁶因此，华语语系不只多音（polyphonic），也多文字（polyscriptic）。此外，华语语系的概念不仅表达语言的多样性，同时也突显这些语言在特定地点与当地非华语的各种语言在地化与涵杂化的过程。回族虽被视为中国境内汉化最深的少数民族，但华语语系回族作家仍常使用或借助阿拉伯语。以华语语系新加坡文学为

例，作家们将各种华语和马来语、英语，有时甚至和淡米尔语交混。同样地，华语语系美国文学是一个已经存在超过百年的文学传统，早年以粤语写成，近年则更多标准汉语的运用，其长久以来的隐性或显性对话者为位居主流语言的英语。

国语的单一语言制与历史学家安德生 (Benedict Anderson) 分析下的民族主义一样拥有三个矛盾：它应是现代的，却追溯地建立古老的系谱自我正当化，因此是过时的；它应具普世性，但其具体表现却是特殊的；它具政治效力，但做为哲学却是贫瘠且缺乏条理。简单来说，国语的单一语言制在哲学上毫无说服力，它的宿命论观点拒斥现在与未来的潜能性。然而，语言社群是开放且不断变化的社群，成员的组成波动不定，语言历经变化甚至消逝，而且语言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动力不断改变每个语言本身。我同意法国哲学家巴里巴 (Étienne Balibar) 对语言社群做为“存在于当下的社群” (“community in the present”) 具有“奇特的可塑性” (“strange plasticity”) 的论点，此可塑性制造了“既有的情感结构，但没有强加在后代一个不可改变的命运” (98-99)。一个不受命运论制约的语言的当下与未来，是华语语系的各种华语的所在。

结论：何谓华语语系文学？

华语语系包含位处民族或民族性 (nationalness) 边陲的各种华语社群与其 (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 的表现，他们包括中国境内的内部殖民地，定居殖民地，以及其它海外少数民族社群。

最后，我透过“何谓华语语系文学？”这个问题，将华语语系的概念从其字面上的意义转而探讨它的意涵。虽然哲学家沙特在其 1948 年所写的《何谓文学？》 (“What Is Literature?”) 中，讨论文学时的例子大多来自法国文学，少数来自美国文学，若我们可以暂时不去批判他提出这个大问题时所假设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今日当“离散”已经成为主流价值之际，他所提出的文学做为具体的实践的问题 (situated practice)，越显迫切。沙特提出一个“情境”文学 (“situated” literature) 的概念，在此书写

并非追求永恒的抽象文学，而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情境的一个“行动”（an “act”）；因此，书写即为书写一个人的时代，一段特定“时期”中“有限的时间”（133-136）。沙特讽刺地称文学中对永恒的追求为“基督教对永生的信仰的最后遗迹”（“a last remnant of Christian belief in immortality”）（239），反而强调文学做为实际的行动（situated action），致力于“具体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而非“抽象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的重要：

“具体普遍性”一词必须以…生存在一个特定社会的总体人的面向来理解。假如作家的公众 [即读者] 能被延伸至包含这个总体，结果不必然他必须将作品的效应限制在当下，而是代表他排斥了抽象的永恒的荣耀，因为那是不可能且空洞的对绝对性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经由作家对主题的选择而决定的、具体的、有限的时间性，因而不会与历史脱节，反而会在社会时间内为他的情境下定义。

(136)

扎根于历史与个人的“社会时间”，在特定社会的、有限时间内面对公众，是达到具体普遍性的关键。

严肃看待沙特的建言，我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存在于特定时间与地域的一种情境文学，但我想强调沙特的普遍性典范中不足的地方：地缘政治的情境（geopolitical situatedness）与一个以地方为本位的实践（place-based practice）。每个华语语系文学作品将其对特殊的时空想像（chronotope）自我表达成形，此特殊的时空连结便是作品处理的公众领域。如黄秀玲（Sau-ling Wong）在讨论华裔美国文学时提出的见解，在这个形式下，华语语系文学作家展现“对居住地的承担”（“commitment to the place where one resides”），并“在历史情境内实践自己”（Denationalization 19-20）。承担与情境在华语语系文学中构成萨依德式的“现世性”（worldliness），现世性不是无根漂流的无限扩张，也不是病态的自我迷恋或全球性（the global）的同义词。相反地，对在地投入的立场与在当地情境的实践使沙

特式的“有限性伦理与艺术”(ethics and art of the finite)成为可能(245)。华语语系因此可被视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一种理论或许甚至是一种认识论。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方法与理论凭藉的是它在具体时空内的历史与实践。当离散被视为一种普遍价值时,华语语系替离散订立了一个截止日期;华语语系的概念排斥单一语言制,民族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它呈现语言社群存在的开放性与流透性,并以具体普遍性作为目标。华语语系对“中国性”霸权的抵抗,不仅需要我们在帝国群起的时代重新省视后殖民理论,也迫使我们重新界定学术研究的领域、对象与方法。

注释

- 1 在美国,中国逐渐被视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中国的每一个新的举动都会在美国报章或其它媒体被详尽叙述,通常用的是一种忧虑的口吻。2010年发行的纪录片“中国:帝国的复活”(China: The Rebirth of an Empire)反应了这种盛行对中国兴起的观感。除了责难中国(China-bashing)的倾向外,不可否认的是,若非已是一个帝国,中国至少已经成为超级强权的事实。参阅周蕾(Rey Chow)在《观念论后的伦理》(Ethics after Idealism)中对中国处理香港问题时展现的帝国心态之论述,或可参阅拙作《视觉与认同》(Visuality and Identity)中关于中国以同样的帝国心态面对台湾问题的分析。
- 2 关于当代对中国性的批判,请参阅洪美恩(Ien Ang)的著作、周蕾的〈论中国性作为理论问题〉("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与陈奕麟(Allen Chun)的论文等。
- 3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张锦忠(Tee Kim Tong)与其它学者也使用这个名称来强调中国境外的华语语系文化与文学,参阅于石静远(Jing Tsu)与王德威合编的《全球华文文学论文集》(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 4 关于新清史的简洁概述,可参阅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书评论文。若需详尽的论述,可参阅濮德培(Peter Perdue)的专书。
- 5 关于华语语系的消逝,请参阅拙作《视觉与认同》的序论与结论(1-39, 183-92)。
- 6 石静远的近作提供许多华语语系中音与文变异的例子。

引文出处

王德威 2006。〈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联合报副刊, 7月8-9日, E7版。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ng, Ien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Balibar, Etienne 1991.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Etienne Balibar and Emmanuel Wallerstei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86-106.
- Chow, Rey 1998.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_____. 1998.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boundary 2*, 25:3 (Autumn 1998), 1-24.
- Chun, Allen 1996.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2 (Summer 1996) 111-138.
- Crossley, Pamela Kyle 1999.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 of California P.
- Hartley, Luran R. and Patricia Schiaffini-Vedani eds. 2008. *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egel, G.W.H. 1980.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_____. 1967.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Oxford: Oxford UP.
- Levathes, Louis 1994.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Oxford: Oxford UP.
- Lionnet, Françoise and Shu-mei Shih 2005. "Thinking Through the Minor, Transnationally," in Lionnet and Shih eds.,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P, 1-23.
- Lipman, Jonathan 1997.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aconi, Lara 2002. "Lion of the Snowy Mountains: The Tibetan Poet Yidan Cairang and His Chinese Poetry: Re-constructing Tibetan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ese," in *Tibet, Self, and the Tibetan Diaspora: Voices of Difference*. Ed. Christiaan Klieger. Leiden: E. J. Brill, 165-193.
- Mair, Victor 1991.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t'? Reflections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 Terms," *Sino-Platonic Papers* 29 (September 1991), 1-31.
- Perdue, Peter D. 2005.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 Pomeranz, Kenneth and Steven Topik 2005.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2nd Ed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 Rawski, Evelyn 1998.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 of California P.
- Sartre, Jean-Paul 1988. "What is Literature?"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What is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245.
- Schiaffini-Vedani, Patricia 2004. "The Language Divide: Identity and Literary Choices in Modern Tib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7:2 (Spring 2004), 81-98.
- Shih, Shu-mei 2004. "Against Diaspora: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su and Wang, 29-48.
- _____. 2007.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2010. "Theory, Asia, and the Sinophone." *Postcolonial Studies*, 13:4, 465-484.
- So, Billy K. L 2000.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 946-1368*.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Tee, Kim Tong 2004. "(Re)mapping Sinophone Literature." Tsu and Wang, 77-91.
- Tsu, Jing 2010.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P.
- Tsu, Jing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2010.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 Waley-Cohen, Joanna 2004.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193-206.
- Wang Gungwu 1999.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Eds. Gary Hamilton.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18-134.
- Wang, Gungwu and Chin-Keong Ng, Eds. 2004. *Maritime China in Transition, 1750-1850*, edited by Wang Gungwu and Ng Chin-Keon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Wang, Ling-chi 1995. "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 Toward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asia Journal*, 12: 1&2, 149-169.
- Wong, Sau-ling 1995. "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at a Theoretical Crossroads," *Amerasia Journal*, 21: 1&2, 1-27.
- _____. 2005. 〈黄与黑：美国华文作家笔下的华人与黑人〉，《中外文学》34.4, 15-54.
2010. *China: The Rebirth of an Empire*. Dir. Jesse Veverka and Jeremy Veverka. Veverka.